

大約是小學三年級，他經常在下課時與同學們玩上一陣相撲，這種大展筋骨的遊戲在當時十分受小孩子歡迎。但重摔互推之下，終於在一次角力中，把一位日本同學給弄斷了腿。這種事件無論在誰的童年中，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級大案，林敏生每天至對方家中道歉探視，但自始至終不敢讓父母知此一事。

他的大哥將心比心，十分能「體諒」弟弟的處境及想法，於是應允了林敏生的要求和他共同守密，未將此事透露出去。但好景不長，林敏生的導師瀨戶在事件發生一週後開始起疑，爲何如此大事只見孩子親自處理，卻不見家長出面致意？老師叫來了林敏生的大哥，交給他一封信，要他一定要呈給父親。事件至此，大哥也難以自保了，兩個兄弟自然是遭到一頓嚴厲的處罰，然後由父親親自帶著林敏生到對方家裏賠罪。

而令他訝異的是，對方家長不但未要求賠償，反而還出言勸慰。那位家長認爲孩子玩要難免受傷，今天不是他的孩子，就是別人的孩子躺在病床上。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明理態度，深深烙印在林敏生幼小的心靈中。

之三：親族家人

林家兄弟姊妹個個能言善道，應對如流，這必須歸溯於他們父母開明的子女養成教育。

在日據時代，台灣人可以就讀的最高學府有二類，分別是國語學校及醫學校。林父林春雨即

畢業於國語學校，也就是現在台灣師範學校的前身，林母林吳金瓦亦從該校的附屬女子中學畢業，兩人均執教鞭，在當時的社會，教師一職不但地位崇高，也代表著收入穩定。

母親二十五、六歲才嫁給父親，在當時算是十分晚婚。她一直生育至四十二歲才停止，在大龍峒教書的她，經常是「帶球走」，又要持家又要工作，的確是非常辛苦。她也是家中的紀律管理者，大父親一歲的母親不但是街頭巷尾知名的美人，掌理起家務更是深具威嚴。林敏生上上下下七兄妹，每個人都必須負責灑掃內外，分擔家庭勞務，完成任務才能出門上課，男女均是，十分平等。

在孩子們眼中，母親是家裏的「西太后」，那父親呢？林家兄妹們都雀躍的表示，父親主管的是小孩的學業，但他更是家裏的「娛樂王」，賺一百花一百一十元，孩子們都喜歡跟著他「享受生活」，那些點點滴滴都是兒提時候的美好回憶。

例如在那個家家沒有洗澡間，必須到公共澡堂花錢洗澡的年代中，追求新潮的父親捨得買個下頭可以燒火洗澡的木桶回家裝用，在鄰人衆目睽睽之下行使「啓用典禮」時，年齡才四歲多的林家大哥還因爲新奇不慎，摸了冒煙的煙管而燙傷了手。父親只好手忙腳亂地趕忙帶他去找醫生。

在童年記憶中，看電影是一個有趣且高級的享受，尤其是中場休息時可以吃父親在戲院中買來的零食和汽水。林家是有電影必看的，日據時代看日片，國民政府時看國片，民國四十年左右開放日本電影時，林家子女更是片片不放過，第一部的「歸國」、第二部的「流星」到第四部的

「青色山脈」，從演員、劇情到主題曲，他們至今都如數家珍般可以朗朗上口。

受日本教育甚深的林家，在娛樂方面的接受度是廣泛而沒有國界的。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的京劇，林父照樣帶著小孩去看，因此不論是顧正秋、張翼平、儲少鵬、李桐春、張正芬、胡少安、劉玉麟或周金福，「霸王別姬」、「四郎探母」、「鎖麟囊」或「薛平貴」，林敏生至今仍是記憶猶新，津津樂道。

他的父母在那個戰火瀰漫的時代裏，給子女的竟是如此安詳愉快的童年，在林家子女的腦中幾乎不太有什麼戰爭氣息的記憶，「白天、晚上都高高興興的度過」林敏生這麼說，他十分感謝雙親給了他一個美好的童年生活。

而父親雖然懂得過日子，但也絕對不忘子女的教育。林敏生能進入大多數為日本小孩就讀的「大正幼稚園」，及一班約四十個學生中，僅有四、五名台灣孩童的「壽小學校」（現西門國小）就是明證。

當時台灣兒童要就讀日本人居多的學校並不容易，一般台灣人唸的是「公學校」。父親為使子女能順利進入大正幼稚園及壽小就讀，總會在事前預演口試題目及臨場反應，一遍遍不厭其煩地和子女模擬。而通過考試之後，父親更會親自帶著子女去見老師，禮貌有加地懇請老師多多教導。

然而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，並未強加要求子女在學業成績上的分數表現。他們在學校的選擇

上十分用心，盡力將子女送入具有較完善體制的學校內就讀；但之後的學業表現則由子女自己發揮，他們絕不要求課業上的名次，林家小孩依然必須對家務負責，依然可以看電影、聽京劇地娛樂，依然能夠細讀家中閣樓上的藏書，這對父母的教育方式是自由而開放的，他們子女一生的獲得，尤其在個性上的養成，許多是肇因於這種無憂卻多元性教化的童年。

林家共有四兄弟三姊妹等七個孩子，由於出生時代的差異，他們接受了完全不同的兩種教育，雖然彼此感情甚篤，但在區分上卻成了「兩大派系」。林敏生排行第四，上有一兄二姊，他們四人因為自小受的是日語教育，是以自然成了「日語派」，平常相處多以日文溝通；而自林敏生以下的二弟一妹，受的是日本人離台後的本土教育，所以其母語為台語，成了家中子女的另一「台語派」。林敏生笑稱此係反應當時政局變化的「文化斷層」。

在一般子女衆多的家庭，往往難免各行其事，人人自求多福。但林家兄妹自小即在母親的調教下，大的必須負責照應小的生活，從每天早晨得走四、五十分鐘的路去上課，到輪流煮飯、買菜的家事處理，七個孩子天天吵吵鬧鬧地，感情卻是好得很。

林敏生自己也表示，兄妹間和諧的相處，是他情感上的一大資產。大家爲了他的立傳而齊聚一堂時，彼此喧囂笑鬧當年的種種趣事，有些是連當事人自己也記不得的，卻被一旁旁觀的手足印在心中，另還有人可以佐證，在否認、承認、驚訝的過程中，是一張張紅潤開心的臉龐。

林敏生的大姊對他說：「日語大家都說得好，只有你把它給變成了現金，所以你得請請大

家！」於是林敏生招待兄妹七人及其另一半，共十四人暢遊日本已三次，每一次支出均在百萬元台幣以上，一行人老來還能相偕出遊，倍感珍惜。林敏生表示：「那是大家感情好，不然有些人你出錢請他玩他還不願意呢！憑什麼人家要給你請？我大姊就向我表示，你可是只能出錢，不能出嘴喔！」事業有成仍不忘家裏老小，他是個不會計較長短的好兄弟。

林敏生護長顧幼，既講原則又重細節，一肚子「法律脾氣」表現無遺。

他的妹妹姻緣來得晚，對相親又十分排斥，一直到卅歲都過了好幾，才終於找到了自己欣賞的對象。對方是台大農工的留美學人，已在美國定居，曾有一次離婚紀錄。

林家父母並不反對，女兒終於找到了歸宿，他們明著不說，心裏頭卻相當高興。

對方的哥哥是位醫生，大嫂陪著他來提親，林家妹子就躲在房裏傾聽外邊的進展狀況。

這位醫生嫂的架勢十足，林敏生把一切看在眼裏，直到最後對方也不詢問一下，擅自訂下了結親的日子時，林敏生板著臉終於開口了。

「您到我家提親，依我看，我父母將是您未來的丈人、丈母娘，您說話的態度，是否該更禮貌點？第二，要說英文就是英文，要日文就日文，不要雜在一起，誰聽得懂？第三，據我所知，您曾經離過婚，您當初離婚的條件如何？是否會影響我妹妹未來的生活？離婚條件應該拿來看！」一番話說得對方臉色鐵青，而林家父母及妹子更是一身冷汗。

三天後，對方的哥哥嫂嫂提著大包小包，一起到已獨立在外居住的林敏生家中拜訪，進門就

是深深一揖。林敏生與他們談論半晌後，便相偕一同至好友美國律師歐登堡處，將未來妹婿的前婚關係及離婚條件釐清，並討論妹妹婚後的權利。

當這位準妹婿將戒指在衆親友睽睽注目下，戴上林家妹子的手指上時，林敏生眼中閃著淚光，心中充滿了喜悅。

林敏生的妹妹對這位兄長是生氣一時，感激一世，因為他為她所做的一切，確實在實質面上顧慮到了她未來的婚後生活。

在他母親逝世後二年，林敏生特地向事務所請了兩個禮拜的假，一個人專程帶著他父親到日本旅遊。

一路上，他竭盡所能地讓父親感到舒適，將他老人家侍候得十分周到仔細。日本幕府時代地方諸侯叫做「大名」，生活極盡奢侈之能事，林父喻自己此趟日本遊歷猶如「大名之旅」。他們二人到東京日本皇宮前的豪華餐廳用餐，到京都最古典高雅的飯店中住宿。在旅館中，一日，外頭雨聲滴滴，林敏生和父親坐在房中閒聊，這二個小時中錄音機一直開著，自然的對話全收集在錄音帶中。父喪後，每當想念他老人家時，林敏生就會將錄音帶放來聽。這些，已成了他最珍貴的傳家之寶。

父親是在一九八〇年春節過世，林敏生很慶幸自己可以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中，讓他過過他一向喜歡的「大方」生活。父親是那種支出超過收入，坐計程車掏張整鈔就要司機不必找的人，

要他過負債的那種苦日子確實是委屈了他；林敏生在他去世前每月給他一萬五千元的零用金，他知道父親愛花，就讓他花得痛快；雖然兄弟們會開玩笑地對他說：「嘿！你打壞行情喔？」

那是中國農曆大年初一，前一晚父親還和舉家團圓過除夕，打麻將打到過了十二點才各自返家。一早，姪子就來通報林敏生父親過世的消息。這真令他難以相信，就在幾個小時前，父親還爲了手中滿貫的牌子緊張得滿臉通紅，氣都差點喘不上來時，那可愛的模樣還讓林敏生忍不住上前親了他一下呢！

京都飯店所錄的錄音帶中，林敏生向父親娓娓道來事業拆夥後，如何清償所有債務以及後來的盈餘日增，最後有這麼一段對話。

林父說：「你也著實厲害，可以轉敗爲勝！」

林敏生這麼回答：「也是靠您的幫忙，沒有那些債務，就少了一大堆磨練。」

林父笑著：「在諷刺我嗎？」

林敏生深深一揖：「不，肺腑之言！」

之四：書中尋樂

林敏生家中藏書之豐，在日據時代是十分罕見的。這源於其父母均身爲教員，書香之家的名稱不逕而走，一些童年的孩子朋友都十分羨慕他們在知識上的富有，林敏生也自豪的表示：「我